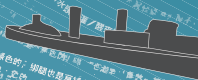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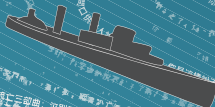


山東流亡學生與

澎湖七二三事件

特展



展覽緣起

1949年夏天，一群自山東各地，由北而南的流亡學生，在山東省主席、教育部與臺澎高層人士的斡旋下，從廣州乘船抵達澎湖，由澎湖防衛司令部以半訓半讀的方式收納。但7月13日這天，竟發生因強制編兵，而使學生被刺刀所傷的事件，日後被稱為「澎湖713事件」。旋即又因捍衛受教權衍生出「匪諜冤獄案」，導致張敏之、鄒鑑兩位校長與學生五人被殺，以及多人被捕，日後被稱為「山東流亡師生案」。由於事件株連人數甚廣，亦是白色恐怖時期最為重要的冤案之一。

1980年代，這樁被隱沒了數十年的冤案，逐漸隨著當事人提出平反的要求而開始為人所知，並在1999年始獲得正義的伸張。如今當初的流亡學生已日漸凋零，但他們的生命故事與對公理的追尋，仍是值得保存的記憶，且讓我們一同回顧這段歷史。



我們要讀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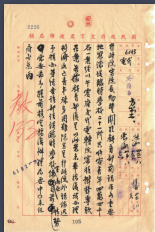
——那些年，山東學生的流亡

兵荒馬亂的時代，能活下來已是萬幸，但傳統根深蒂固的觀念，認為書仍一定要讀。於是二戰期間，國民政府為了使各地學生能夠繼續接受教育，便通令各校遷移至安全地點，並設立專門機構辦理戰區學生的登記與分發事宜，或將幾個中學、大學編在一起，稱為聯中、聯大。各級學校的學生因為獲此幫助，得以安全抵達後方繼續求學。「流亡學生」就是這樣而來的一種指稱，一群人，和一個又一個的故事。



跟著學校走！

1947年初，國共兩黨在山東地區爭戰，因此人人自危，能逃則逃。各級中小學校陸續宣佈停課，當時稍有資產的家庭多認為孩子留在鄉里並不安全。安居與移動之間，「跟著學校走」就是許多年輕孩子選擇的「機會」。而「好好讀書」便是父母唯一的叮嚀！



教育部長朱家驊呈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為請轉飭行政院核呈成立臨時學校二十一序。
國史館數位典藏 / 提供

草鞋與棉鞋

對這群離鄉背井的學子來說，歷經多年戰爭後的國家，一切都還待休養生息，此時踏上流亡之路無異備加艱辛。向前走，固然是機會，但愈走，便離家愈遠。而支持他們持續前行的力量除了追求自由之外，便是父母囑託的「好好讀書！」而最終這也成為山東學生日後在臺灣努力茁壯的力量。



山東省臨時參議會議長孔繁蔚電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有關魯省奸偽組織各區學校停頓擬請飭由省府設學教育。
國史館數位典藏 / 提供

戰時軍民所穿草鞋 vs 母親手作棉鞋

流亡途中，鞋子破了，無錢可買，但也捨不得穿上離家前母親親手縫製的棉鞋，只能像士兵一樣穿上草鞋，繼續踏上未知的行程。

「娃，孩子們都大了，您還在窮鄉怎麼待嘍！一個個學說，不想，不想！長衣又嫌醜說：娃子，您不想，您嫌可憐，那您回學還說，不想不想，說着說着，就哭咯，就哭咯了。」——白雲光

山東各聯臨時中學設置情況

1948年，大批學生隨難民逃至南京，教育部與山東省教育廳隨即在京滬、滬杭、浙贛、粵漢各鐵路沿線設立臨時中學安置學生，因應情勢且戰且走。

山東臨時中學及聯合中學一覽表								
校 名	校 址	校長	高初中班級	學生數	教職員數	成立年月	結束年月	備註
魯南第一臨中	江蘇	馬友三	高8、初13	1,143	58	37.8	38.3	
魯南第二臨中	江蘇	蘇軒之	高5、初13	931	41	37.9	38.3	
魯南第三臨中	無錫	李春任	高5、初9	720	39	37.10	38.3	
魯南第四臨中	安慶	劉承效	高2、初8	526	28	37.10	38.3	
魯南第五臨中	無錫	吳丕源	高3、初8	564	32	37.10	38.3	
濟南第六聯中	湖南	王玉蘭	高6	343	15	37.11	38.7	
濟南第一聯中	浙江海寧	劉澤民	高10、師8、初11	2,580	132	37.10	38.7	去台灣
濟南第二聯中	浙江	陳子雲	高10、師11、初14	2,051	121	37.10	38.7	去台灣
濟南第三聯中	湖南衡山	王志信	高5、師6、初15	1,736	112	37.11	38.7	去台灣
濟南第四聯中	湖南宜章	弓英德	高6、師5、初19	1,728	109	37.12	38.7	去台灣
濟南第五聯中	江西貴溪	毛德莊	初12	652	25	37.12	38.7	去台灣
海岱聯中	江蘇宜興	馬觀海	高10、初25	2,318	131	37.6	38.7	去台灣
煙台聯中	湖南安化	張融之	高15、初25	2,735	125	37.11	38.7	去台灣
崑崙臨中	湖南南縣	杜仁山	高6、初6	542	33	38.2	38.7	去台灣
魯南第一臨師	京滬鐵路 奔牛鎮	孔繼升	初8	450	24	37.7	38.3	
魯南第二臨師	江蘇	呂漢銘	初9	482	26	37.10	38.3	
岱南臨中	江蘇常州	趙立豐	高12、初28	2,400	92	37.11	38.3	

「車子過了錢塘江大橋，老天也傷心地掉了眼淚。夜色晚晚，車愈行愈快，而愈下愈大。風愈來愈急，濕透了我們的衣襟，颳着我的油傘，寒透了我們的心，在車頂冒著風雨，靜著靜被，唱著洪之三部曲……」——群天錫

「那時，我們已在那裡呆了兩天。火車愈來愈少，直到連那班快開的火车，一定不能放棄。車前阻遏不去，強壯高大的同學們擠走爬上車頂，再把它其它同學一個個連列舉行李搬上上，潮聲還是寬鬆，車身高而頂置軌型，我們就行李排好，人就坐在行李上，同學們臂臂成兩排，大家手臂相擁連成一起，叮叮叮叮注意，避免不撞碎下上。」
(再訪父，山東流亡學生史)



火車頂上的座位

南下流亡的山東學生愈來愈多，教育部初在江南各地設置臨時學校，並撥付經費讓學校繼續運作，但共軍渡江後，各校便奉令緊急遷往湖南、江西。如何將萬名學生送到目的地，是途中最艱鉅的考驗，「搶搭最後一列火車」、「坐在火車頂上」就成為學生們最深刻的流亡經驗之一。但還不是每個人都如此幸運，上不了火車的人，只能徒步當車，間關千里只為找到學校、師長，因為他們在哪裡，家，便在哪裡！

山東流亡學生路線

隨著1949年4月共軍大舉渡江，原本安置在江南的各地流亡學生再度遷徙，或由杭州經粵漢鐵路往湖南、江西，無法搭上火車的只能徒步向福建繼續南行。



1949年3月間江南地區設置山東各級臨時聯合學校分布圖



何處是歸途？

雖然跟著學校走是眾人的渴望，但肩負著上萬名流亡學生未來的校長們卻要面對最困難的抉擇，即是局勢惡化，政府已無暇顧及學校。此時中國各地無不在動蕩戰亂之中，究竟要把學生帶往何處，哪裡才是他們安身立命之處？最終校長們決議，唯一一海之隔的臺灣是可以讓學生好好受教的地方。但遷臺事涉經費、學校地點與臺灣安全等問題，在多方商議斡旋下，得以特例處理，由同是山東人的澎湖防衛司令部李振清收容編訓。

回頭抑或往前？

粵漢鐵路上有個南來北往的小車站棲鳳渡，許多人到了棲鳳渡已經走不下去，有些認為該堅持南下讀書，有些想搭北上的車返家，有些想不如從軍去，就這麼上車、下車難以決定，甚至還有兄弟在此決定分別南下北上，以分散風險。



粵漢鐵路上的火車。谷順藍拍攝
中央通訊社 / 提供



上船還是下船？

儘管在廣州期間，似乎充滿航向遠方的希望，但當笛聲嗚咽、船將離港時，大家卻是上船又下船，下船復上船。雖然心急如焚地想盡快離開戰亂之地，但又眷戀不捨，究竟要不要冒險去向未知的海島？



1949年離台前中流亡學生抵達廣州市於黃花崗72烈士墓前合影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許文堂 / 提供



1949年流亡學生於廣州黃花崗72烈士墓前合影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許文堂 / 提供



離學校逃亡途中，於南京揚子河留影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許文堂 / 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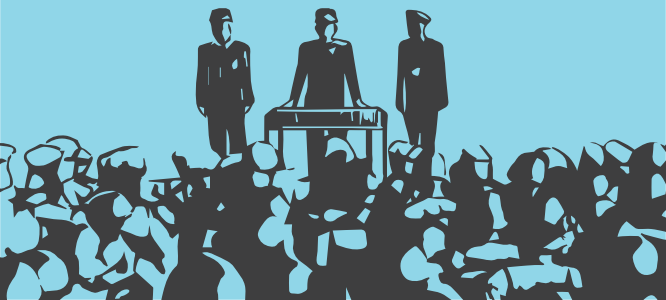


1949年6月22日攝於廣州黃花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許文堂 / 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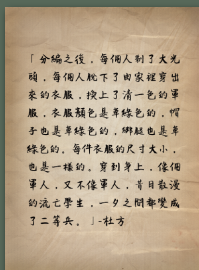
「澎湖713事件」與 「山東流亡師生冤獄案」

1949年6月25日與7月7日，超過5000多名的「山東流亡學生」先後搭乘二艘軍艦抵達澎湖。歷經四天三夜的航行，第一批在漁翁島上岸，後一批則到了馬公。最初澎湖防衛司令部依據教育部訓令，將17歲以上的男生編入「青年教育總隊」，進行半訓半讀；其餘年幼者及女生則進入「澎湖防衛司令部子弟學校」就讀，一路顛沛流離的學生們至此似乎終於結束苦難。不料幾日後，軍方便違反承諾，將「青年教育總隊」改為一般軍隊，並不顧學生意願，對未滿17歲者進行強制編兵，終致引發了「澎湖713事件」與「山東流亡師生冤獄案」。



澎湖防衛司令部強制編兵

來到這陽光燦爛的小島上，那些熬過飢寒、涉過深水、忍住身上爬滿蟲子苦楚的學生們，原以為可以半訓半讀的方式完成學業，不料進入男生營區，出入便遭限制，又聽聞軍方將強制編兵。學生原打算在7月13日要衝出營門，然而到了大操場，軍方即刻進行點名編兵，於是學生李樹民、唐克忠憤而上前理論，卻遭刺刀所傷，當場血流如注。在周圍全是士兵的震懾下，人人噤若寒蟬。軍方遂在此強勢下，將年齡、身高達到一定標準的男同學編入陸軍40軍39師第115團、116團、防衛司令部特務營、通訊營等。



「分編之後，每個人制了大光頭，每個人脫下了由家裡穿出來的衣服，換上了清一色的軍服，衣服顏色是草綠色的，帽子也是草綠色的，綁腿也是草綠色的。每件衣服的尺寸大小，也是一樣的。穿到身上，像個軍人，又不像軍人，昔日散漫的流亡學生，一夕之間都變成了二等兵。」-杜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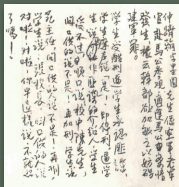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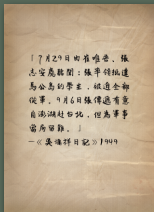


山東流亡師生冤獄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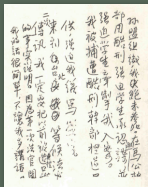
713事件後，各校長對於千辛萬苦帶出的學生遭到強行編兵之事，認為澎防部背信毀義，違反在廣州的協議，因此向澎防部據理力爭。但司令李振清、師長韓鳳儀態度強硬，學生與澎防部關係日趨緊張，軍方竟以莫須有的罪名，誣陷積極為學生奔走的師長及心懷不平的學生為匪諜，羅織罪名使其入獄，且嚴刑逼供以獲得偽證。在「寧可錯殺一百，不可錯放一人」的政治氛圍中，最終導致山東師生冤獄案的發生。

捍衛受教權

由於煙臺聯中的張敏之校長不忍年幼學生被迫當兵，積極鼓勵不滿16歲的學生回歸學校讀書，得罪澎防部，也埋下了日後軍方認為其妨礙建軍而羅織為匪諜的因子。此外，由於被強制編兵的學生多有不滿，更無法適應軍中嚴苛生活，而有抱怨及憤憤不平之情緒，軍方遂開始進行思想整肅。一時之間，驚懼的氛圍瀰漫在學生之間。



張敏之在獄中遺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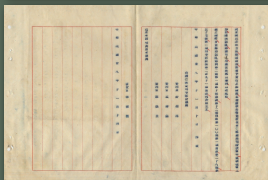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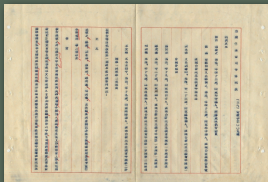


張敏之在獄中遺書



匪諜構陷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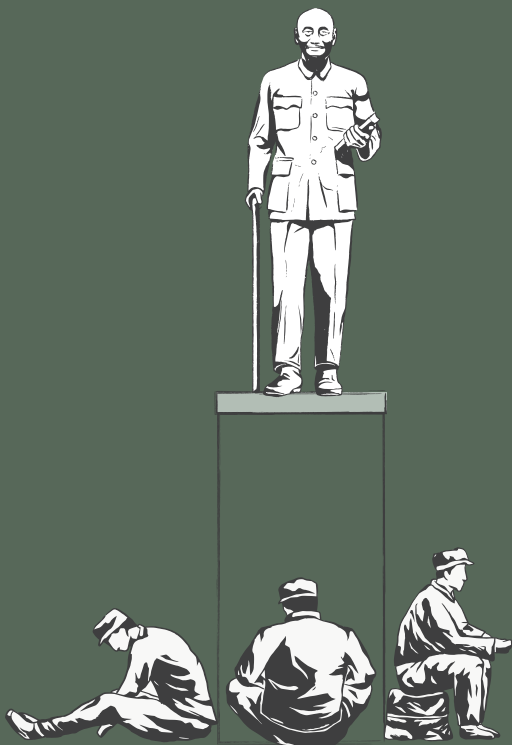
在國共誓不兩立的戒嚴時代，「匪諜」是當時最使人聞之色變的字眼。編兵後，李振清稱查獲澎湖潛伏有匪諜，韓鳳儀、陳復生，利用各種嚴刑逼迫不配合偽證者，在極短時間內即進行軍法審判，將張敏之、鄒伯陽兩位校長，及劉永祥、張世能、譚茂基、明同樂、王光耀等5名學生以匪諜罪名槍決。劉濟民、陳震校長，及100多名師生則移送內湖新生感化隊。



「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判決（38）安成字第009號」
國家檔案局 / 提供

台中425事件

1954年部隊移防臺灣，被編兵的學生們原以為可以退役，但事與願違。為爭取復學機會，學生們在1955年4月16日欲搭車北上請願，卻在臺中火車站受阻，學生們只好圍坐在蔣中正銅像邊抗議。當局安撫不成，於4月25日逮捕領導參加者共39名，有3名學生被判刑，其餘則送至看守所管訓半年後再被分發。直到1960年實施「木蘭計畫」，被迫當兵的山東流亡學生才終於得以退役復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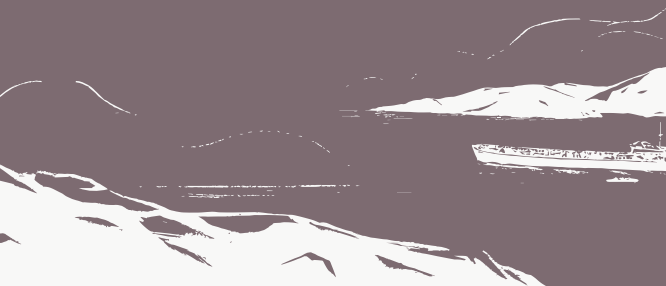
直把它鄉作故鄉

——「山東」過「臺灣」

1953年，澎湖防衛司令部子弟學校遷往臺灣員林，當船在基隆靠岸時，由學生組成的樂隊引導大家下船再轉赴火車站，在嘹亮的鼓樂聲中，到臺灣讀書的願望終於達成！而當初被強制編兵者，或在澎湖時期即努力報考軍校或政工幹校，或在1960年爭取退役成功後，考入員林實中、花蓮師範學校就讀。對這群特殊的「流亡學生」而言，從山東出走的那一刻起，故鄉已成它鄉，儘管一路顛沛流離，有些同學甚至因「713」或「425」事件而行經死亡蔭谷，但他們也更明白的知道，唯有在這塊落腳的土地上努力生根，才不負雙親的叮嚀和師長的照護，還有，受難的校長及同學們。

從飄零到植根

「學校家庭化，老師父兄化，學生子弟化。」是流亡期間師生相處的真實寫照。而這些曾經飄泊的異鄉人，在完成讀書的願望後，直到結婚生子、成家立業，彷彿才真正結束流亡，在此落地生根，成了山東過臺灣的「開臺始祖」。



弦歌不輟

流亡學生初抵澎湖雖然生活困頓，但師長仍堅持正常教學。當時不只教學設備簡陋，連最重要的教科書也非常欠缺，甚至還必須輪流使用，但這一切都無損學生對讀書求學的熱切渴望。然因澎湖土地貧瘠，全校師生補給全靠臺灣運送，加上學生畢業後的升學就業皆有困難，苑覺非代理校長於是向教育部籲請遷校。歷經波折後，最終得以在臺灣員林成立「教育部特設員林實驗中學」。



員林實中學生刻苦求學



校園生活照



勞動教育師生們一起建設校舍



舞蹈隊合影



王震信校長於校門合影



教職員於第一區米台的暨十節合影於馬公小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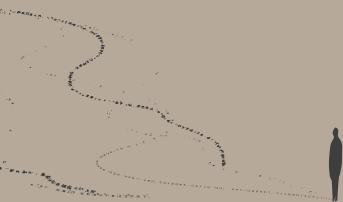


歌劇隊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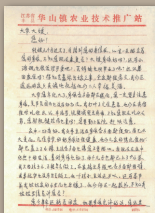
師生共同合力整理校園

以上照片由：國立員林崇實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 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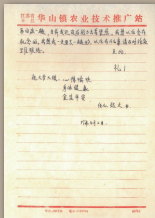


返鄉探親

原以為戰爭結束後，便可安然返鄉，何況離家前父母還叮嚀了：「記得放假回家就好！」不料這一別竟是40年。1987年，壓抑多年的思鄉情懷、與親人相隔天涯的痛苦，終於在開放探親後得以抒解撫平。



山東台灣往來家書(1)
陳芝蘭 / 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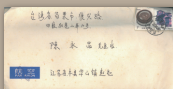
山東台灣往來家書(2)
陳芝蘭 / 提供



81.07.22白耀光返鄉掃墓
白耀光 / 提供



81.07.22白耀光返鄉掃墓
白耀光 / 提供



陳永昌 收



立業成家

無論是從軍或讀書，山東學生們更積極地學習各項技能，並在投入各行各業後努力發展。因為唯有如此，失了根的他們，才能在此安身立命。由於親屬網絡相對單薄，除了在校讀書時依靠師長，與同學患難與共的情感更是無比深厚。但師生、同學情感再緊密，也取代不了一個「家」的溫暖，於是成家也就意味著在此生根茁壯。



「我的爸爸／媽媽」

從小，我們在父母的羽翼下成長，卻常在父母已然老去時驚覺，他們究竟如何從青春少年成為我們的守護者？他們的生命經驗與安穩成長的我們是如何的不同？許多山東流亡學生的第二代，可能並不知道，爸爸／媽媽的生命裡曾經有一段很難言說或不願談論的故事——

每年中秋節他都會看著月亮，想著家人是不是也在看同一個月亮，難過的想哭……

—陳芸娟

我父親一閒放探親就急著退休回大陸去探親，……，我可以感覺到他對自己40年不在的歉疚……

—蔡敏穎

我爸沒了，他沒辦法看著我長大，我也沒辦法看著他老去。這樣也不错啦，這樣在我心目中他就是健壯的樣子了。

—張文竹

我從小就很羨慕爸爸與學生們的情感。我要與幾千人共享父親。父親大大小小的事都做，簡直是活的祖宗牌位。直到8、90歲還在為學生服務。

—苑學正

我聽到爸爸在家裡對國民黨頗有微詞，我當時小時候覺得有點怪，為甚麼你好像不太愛國，我真的不知道為甚麼，我心裡有困惑……我記得我小時候他說，「妳沒有辦法想像我對國民黨的恨」，我當然也不懂為甚麼會這樣。後來，我50歲以後才曉得爸爸是山東流亡學生，但是我父親終其一生從來沒有對子女面對面談過這個問題，一次都沒有。

—張雪柔



落地為兄弟，何必骨肉親

「我爸沒什麼親人，那這些伯伯在我長大的歷程中是非常重要的。」對很早就遭逢喪父之痛的張文竹而言，父親的同學可能更有著類親屬關係。她說父親過世後的頭七適逢除夕，除了他父親生前的三位同學來幫忙處理後事，根本沒有其他人來家裡探望。這種因為一起流亡而產生的緊密關係，員林實驗中學代理校長苑覺非的兒子苑舉正形容，他們師生情感緊密的好像粉絲圍著周杰倫一樣。「父親的學生不管地位多高，都很喜歡找他聊天。」所以他從小就很羨慕爸爸與學生的關係，感覺自己是和很多人共享父親。「父親大大小小的事都做，簡直是活的祖宗牌位，直到八、九十歲還在為學生服務。」苑舉正笑稱父親應該可以列入金氏世界記錄，因為他擔任過200多位學生婚禮的主婚人。



白色恐怖症候群

「爸爸準備出國，感覺像是慷慨赴死。爸爸交代萬一被抓，媽媽要找誰求助。」陳芸娟如此描述父親返鄉探親時的情境，甚至自己也感染到這種緊張，深怕爸爸回不來了。這種心理上的不安顧忌仍是源自於澎湖事件，而父親的朋友們，也只敢在家裡談政治。「我想澎湖這件事對他們來說應該是影響很深刻。」苑舉正也提及「父親常大吼自己忠貞愛國，每次祝壽時都會喝得很醉。有次他與學生喝醉後抱頭痛哭，想到當年的事覺得不合理，後來我才知道那是白色恐怖症候群。」這些流亡師生即使在時移事往之後，對於當年所留下的陰霾其實仍難以抹滅。



不要忘了我是誰



陳永昌夫婦合影
陳芸娟／提供

陳芸娟說從小和伯伯們聊天就像和爸爸一樣，那些故事不陌生，只是每個流亡學生講的面向、遇到的事不同。她很感謝父親，他人生中很長一段時間在台灣，也努力地在這裡活下來，「如果牛頓說他是站在巨人的肩膀，那我就是站在爸爸的肩膀上。」張裕起的女兒張文竹說起人生前30幾年中最悲慘的除夕，只有香、遺照和祭拜。後來她開始追尋父親的生命故事，「我要去找17歲以前的他」。最終，張文竹找到的不只是爸爸，同時也找到了自己—山東煙台人，這是爸爸給的，是生命的起源。「我不能忘記自己是誰」，但她也因為成為臺南媳婦而對這塊土地有重新的理解、感情和詮釋。



曲終人未散

——記憶與真相

個人記憶容或有所落差，歷史真相也許難以重建，但隨著臺灣社會的解嚴，當713事件開始成為公共化的人權議題，來自外部的討論、觀點，與少數能夠透過自我書寫來重構記憶的當事者，是否能夠召喚出更多「流亡學生」的聲音？

雖然後真相時代已然來臨，在衆聲喧嘩的多元敘事中，還原歷史似為奢望，但對於追尋真相的勇氣與努力，仍然是這一路走來艱辛卻從不放棄的流亡學生的理念，如同他們年少時對於讀書夢的追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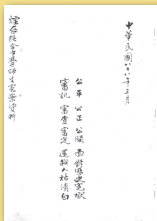
以書寫對抗遺忘

對於許多受難者而言，日後雖然出獄繼續生活，但痛苦並未結束，他們的身心受到極大創傷，許多人終其一生仍無法抹去心中的陰霾。但隨著社會氛圍的改變，逐漸有當事者也試圖透過自我書寫來重構記憶，還原真相。在各自的書寫中，或許所看到的面向不同，但融匯交流而成的或許就是這群山東流亡學生在大時代裡的生命故事。



不信公理喚不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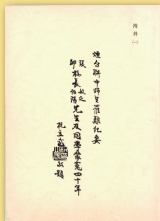
人們總是會期待「死了的到西方去，活下的永保平安！」但那些曾被誣陷為匪諜、遭遇各種不當刑求而入獄的師長、學生，在威權時代不但無人敢為其伸張正義，還必須承受來自社會異樣的眼光。自1980年代開始，在受難者本身或其後代，以及其他山東人的努力下，他們積極尋求各種管道為此案平反，終於在1999年通過「戒嚴時期不當匪諜與判亂案補償條例」。對受難者或其家屬而言，條例通過的意義不在於金錢的賠償，而是對公理與正義的追尋。



1999年國台聯合中學師友案資料〈申請賠償資料〉
王人傑 / 提供



山東文獻館刊內頁1977年山東文獻第2卷第4期，
提及徵求山東流亡學生史料。



《流校長師之師校長德先生雅聚四十年紀念冊》
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 / 提供



展後言

用展覽開啓對話，我們期待聽見更多

大約於2016年，國家人權博物館開始補助林寶安教授的團隊，執行山東流亡學生713事件的資料調查與訪談拍攝，我們期待貼近生命史的紀錄，能為這樁白色恐怖事件，留下貼近當事人的觀點。那時，便有著要在2019年籌備七十週年特展的想法。

我們深知外省族群的白恐經驗，曾留下許多傷痕，但許多當事人不是已凋零，就是不願再談，將那件事封存於過往的時間中。因此，這項展覽除了繼承先行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也引用了當事人留下的見證與回憶。然而，選擇沉默者更多。

因此，為了能夠引發公眾的關注，並期待更多當事人參與這場討論，本項特展的定位，不會是此議題的成果展，而是希望籍著這個展覽能引發更多的對話，讓當事人以及第二代願意說出這段歷史，以及那些政治事件的衝撞，如何在日後漫長的時間中留下痕跡。這場展覽，是期待透過展覽，開啟更多的對話。

